

好女兒

話劇

著 琳 張

行發店分總東華居金華路

81
C2



書叢唱演俗通

好女兒

張琳

(獨幕劇)

時間 十一月初旬，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」的熱潮中。

地點 某醫院的女護士宿舍。

人物 幗英——某醫院的女護士。二十歲。(簡稱幗)

大男——另一個醫院的見習醫生。二十二歲。有點稚氣。(簡稱男)

小程——女護士。十六歲。活潑，天真。(簡稱小)

淑芳——過去曾比較落後的女護士。二十五歲。(簡稱淑)

父——新中農，幗英的父親。五十九歲。脾氣倔強。(簡稱父)

這是一間女護士的集體宿舍，舞台正中放着一張書桌和兩把椅子，桌上鋪着鮮豔的花紋布，和一些書籍、文具。靠左邊有一張鐵牀，正牆上有兩個窗戶，窗外是走廊，所以較暗。右壁有一個窗戶，透過明亮的玻璃，可以看見蔚藍的天空和高大而茂盛的紅色楓

樹。暖暖的陽光斜射進來。窗左垂着白色的窗簾，下面有一隻蓋了長柄蓋的鐵盆。靠左壁放着一張牀，牀上躺着一個女護士，薄棉被把頭部蒙上了，所以看不見面孔。這間屋子唯一的門是在正壁左上角上。牆上掛着用彩紙裝飾了的毛主席照片。此外還有從畫報上剪下來的丹頓、郭俊卿等照片和寫得很工整的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！」等標語。

（開幕時，欄英在牀上收拾着行囊，不時的把衣服疊好往皮箱裏放）

欄（一邊收拾着一邊看手錶）十一點了，他怎麼還沒來？許是工作太忙啦。

（躺在牀上的女護士淑芳，把被擦開）

淑（幾點啦？）

欄（停下來看了她一眼）差五分到十一點。大姐，這一會兒，你怎麼還沒睡呀？

（昨天晚上熬了一宿，看眼都紅了。）

淑（不要緊，不知怎麼的，我就是睡不着。獻送你們的大會幾點開？）（坐起來揉了揉頭髮）我一定要參加！

欄（轉過頭來）不用呵，大姐，你還是睡覺吧，今天晚上……

淑 不用管我，沒關係，你大姐跟過去不一樣啦！（深意的）幗英，你過來！

（幗到她身旁）

淑 幗英，在你隨走之前你大姐有兩句話跟你說，你大姐過去對不起工作，覺得太平，混一天算一天就得啦，積極個什麼勁兒？現在，自從美國強盜打到我們頭上來的那一天起，我心裏就變了……

幗 （微笑）是呵，我知道。

淑 前天，我聽完院長的報告，我心裏撲通撲通的，我想，我不能參軍到朝鮮去麼？剛才我躺在牀上尋思過來尋思過去，我爲什麼有了孩子？有了家庭？要不我也可以跟你們一塊去。

幗 大姐，這怕什麼，你不要難過。

淑 不，我不難過！（回憶的）我剛才忽然想起日寇時代來了。那時候，我在南山小日本陸軍醫院裏掃地，死不了的日本兵小子常常欺侮我，拿我開玩笑，有一次還起了歹心，多虧把門的碰見了才脫過去，從那以後，我天天擔心害

怕，吃飯睡覺都不安，現在想想那是爲什麼？不都是因爲我們沒有國家麼？不都因爲我們是亡國奴麼！美國強盜今天想叫我們再當亡國奴，你想你大姐再落後吧，也不能讓它！耀英，你是我們婦女的好榜樣，你不愧是一個青年團員！你把你大姐這些話都記在心裏，到前線去狠狠的打敵人，把美國強盜趕到太平洋裏去！

耀 好，我一定聽大姐的話。可是大姐你在後方……

淑 耀英，你放心，你大姐準不辜負你的期望就是了！

（忽然發現耀的一大堆行李尚未收拾）好，我幫你收拾吧！（欲下牀）

耀 不用呵，大姐，你睡覺吧，我自己來收拾好了。（笑着將淑按倒）沒有話說麼？

淑 還有，（坐起）幾點開歡送會？

耀 十二點！早着啦，你睡會兒吧！（回到原處收拾行李）

淑 （無奈）到時候招呼我呵！

耀 （隨口答應）好哇！（少許，看錶）怎麼還不來？

淑 你等誰呀？

欄 等他。

淑 他？噢，我知道啦，是不是大男？

欄 （坦白地）嗯！他答應我今天十一點來，許是工作忙，不來了。

淑 不會不會，好妹妹，這種事情你大姐有經驗，小伙子們不會不來的。尤其是

大男。（起來又臥下。讚美地）大男真是個好小伙子，和你真是天生的一對

兒！

（外面敲門）

淑 看，還不來啦。（笑）我在這兒不妨事麼？（欲起下牀）

欄 看你吧，大姐，妨什麼事，你們也不是不認識！

淑 那麼我把頭蒙着睡覺吧！（把頭蒙上臥下）

（欄開門，原來是女護士小程進來了）

小 （把手包放桌上）喲，怎麼這麼半天才開門啦？（四下巡視）

帽 看什麼，死小程，你進自己屋還敲門幹什麼？

小 幹什麼？這是禮貌。你不是告訴我今天十一點他來麼？要是冒犯了怎麼辦？
在哪兒啦？

帽 (笑)什麼在哪兒，還沒來啦！

小 (不信)沒來？怎麼這半天才開門？

帽 可不是！許是不來了。

(淑芳早已露頭見是小程)

淑 是小程這個毛丫頭哇！差點捂了我一頭汗。

帽 (嚴肅地)說正經的吧。小程你上哪去啦？

小 你猜吧。

帽 (隨便地，一邊忙着)買糖去啦？

小 不對，我又不請客，買糖幹什麼？

帽 做衣裳去啦？

小 不過年過節做衣裳幹什麼，別瞎扯啦。

帽 那麼是溜馬路去啦！

小 你盡胡猜！街上風颼颼的，我哪那麼些閒心思。

帽 那麼是上街啦？

小 誰還不知道上街？還用你猜。

淑（不耐煩了）你帽英姐哪那麼些閒工夫猜你那玩意，還不趕緊幫着她收拾收拾。

（帽見淑還沒睡覺，上前給她蓋好被）

帽 大姐，你睡覺吧，熬了一夜，不睡覺哪行！

（淑點頭靜心睡下，她倆小聲說話）

小 猜不猜啦？

帽 誰有那些閒工夫！快告訴我吧。

小 好！（從手包中取出一本厚書——蘇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）

（小）我今天到街上想給你買點紀念品，看這樣不合適那樣不合適，一下踹

進書店，我忽然想起你常說道本書怎樣怎樣好。我買了一本就跑回來啦，怎麼樣，你喜歡吧？

囁 好！太好啦。我正想到書店去買一本啦。謝謝你，我的好妹妹。（從桌上書架抽出一本丹娘小說來）哪，這個做爲還禮，我有兩本啦。

小 （翻着看了看）不，這是他送給你的，我不要！

囁 他送給我的怕什麼？

小 以後他要是問起這本書來，你說跑我那去了，他不生氣麼？

囁 （笑）好，（另換一本）給你這本。

（小接過來看了看放進書包裏後，幫着囁收拾。）

囁 小程啊，我走了以後，好好學習努力工作，聽我們青年團的話。（囑咐地）

哈！

小 （正經地）好。我一定做到。（惋惜地）你到了前方，可抽出空來給我們寫信啊。

帽 那是一定。

小 從明天起再就看不見你啦，我從小死了爹媽，你待我像親妹妹一樣，我怎能不想你。我要求跟你一塊參軍，人家又嫌小，不批准。（差點兒哭出來）

帽 好妹妹，在後方工作也是一樣，別忘記啦你是一個青年團員就行了。

小 行！我死也忘不了！

（小忽然發現一封信）

小 這是給誰去的信？（拿起來唸）父親老人家膝下……。

帽 那是信的草稿，是給我爸爸的。

小 你爸爸不是在鄉下麼？

帽 可不是。你不知道，我爸爸思想可不大開化，——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，大

前年我哥哥參軍的時候，他高低不讓去，到底還是偷着走了。

小 這次你怎麼辦？

帽 我想八成不能願意，所以昨天早晨我才給他寫信。

小 照實告訴他了麼？

小 呵。你看信就知道了。

小 (唸信)……爸爸，請你原諒，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你的女兒已經離開大連了，因任務很緊急，來不及回家看你，也不可能徵求你的同意，不過請你老人記着：你女兒是爲了千千萬萬像爸爸一樣的人，爲了保家衛國而去的，請你等着我們光榮、勝利地凱旋歸來吧。再見吧，爸爸。……

小 我估計這封信最早也得今天才能收到，這樣，他就沒有辦法了。

小 囑英姐，你真有辦法。

小 (看看快收拾好了)小程，我們休息一會兒。

小 幾點啦？好開大會了，我先去看看。

小 (看手錶)十一點十分。

小 我去啦！(剛開門，和大男碰個滿懷)(向男)你可來啦，俺囑英姐等着你急死了。(和男握手，推門出去，復又回來向囑斜了一眼)

男 懶莫你等得不耐煩了吧，對不起，我晚來了十分鐘。

懶 不要緊。你們大概太忙了吧？

男 不，今天上午休息——你知道，我們一連四個禮拜沒休息了。要不我昨天也不能在電話裏答應你呀。

懶 那你怎麼來晚了呢？

男 你不知道，我去看了個電影。

懶 (不高興地) 看電影？

男 你覺得奇怪是不是？老實講，一直到今天早晨，我對你的問題還是有點不乾脆。

懶 所以你就去看電影啦？

男 可不是。我昨天晚上考慮過來考慮過去，老是不死心，我就想：蘇聯人民在保衛祖國的時候，人家年青人是怎樣辭別父母、愛人到前線去打德國鬼子？於是今天一早晨我就跑電影院去了。

欄 (明白了，笑)看了什麼電影？

男 望穿秋水！

欄 後來呢？

男 你聽我說呀，從頭到尾，我越看，心越跳得厲害，看完了，把我臉都臊紅了。人家還是個女的，意志多麼堅決呵！虧了我還是青年團員，難道我大男連人家女的都趕不上麼？走出電影院門口，我又想，唉！望穿秋水是個女的，難道你（指欄）就不是女的了麼！你自己的愛人都毫不顧惜的爲保家衛國去參軍，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我想到這裏就下決心，到這兒來了。我想，能夠送這樣一個英雄的愛人到前線去是光榮的。

欄 (高興地)你這樣想是對的，但是你這樣看女人卻可不對啊。

男 得了吧，欄英，我不過是習慣地想了一下罷了。欄英，（掏出報紙）你看，美國強盜越來膽越大了，現在它公開地聲明鴨綠江不是中國邊境，要打到我們中國來。

欄 (拿過報紙) 可不是麼！這羣狼心狗肺的美國強盜，不把他們趕到太平洋裏去，誓不甘心！

男 (指報紙) 你再看，咱們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的宣言，可惜，昨天我去請求報名，上級沒批准，說這裏工作脫不開，要不，我就可以跟你一塊走的。

欄 不要緊的，以後也許有機會，在後方工作也是一樣。

男 (忽然想起) 可是欄英，你給你父親的信寫了麼？

欄 寫啦。

男 怎麼寫的？

欄 就是我跟你說的那樣。

男 唉，這樣對你父親也太那個了。你媽又去世了……

欄 事到如今也只好這樣。

男 (擔心地) 他不會找到這兒來吧？

欄 不會的。我信昨天才發出去的，明天一早我就走了，來了也沒用。再說我信

上告訴他：當他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走了。

（男隨便地幫她收拾，忽然拿起一本紅皮筆記本來）

男 幗英，這是什麼？

幗 那是紀念冊，有同志寫的，也有病號寫的。

男 （翻着唸）幗英同志：你真是個巾幗英雄，你到前線去，我又喜歡又傷心，喜歡的是你去保家衛國，打美國強盜，傷心的是你走了我們少了一個病人的天使和愛護者。……

幗 （解釋地）這是一個榮譽軍人寫的。

男 幗英，我看了這一些，我更加覺得你應該走了，因為你走，我更加愛你了。
幗 （亦感動地）大男，讓我們互相等待着吧，就像望穿秋水裏的那一對蘇聯人一樣。永遠的、永遠的。

男 幗英，你沒有什麼話對我講了麼？有什麼話你就說吧。我一定牢牢地記住它。
幗 大男，我們都是從日寇手中，從亡國奴的命運中被我們的祖國，共產黨解放

出來的青年，我們不要忘記國家和共產黨對我們的培養和期待，當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獻給她。就連生命也在內。我走了以後，願我們繼續以前的精神，好好工作，努力學習，提前完成國家和團所給我們的任務。

男（激動地）好！欄英，我一定記住。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以相同的努力來為祖國服務吧。

（外面人聲喧嚷：『走呵！開會去嘍！』）

欄 到時候了，你還有什麼話沒有？

男（想了少許）事到臨頭又想不出說什麼好了。（忽然記起）我這有一本書（掏出書），送給你，到前線去用吧。（欄接過）這是專門講治療外科的書，我保存了好幾年了，很好。希望你有空時常常學它。好，沒有事情了，再見吧。

欄（攥住男的手）大男！等勝利後，讓我們永遠也不分開！

男（雙手握着她的手）對！我相信一定會有這一天！一定有！（突然小開門，喘

吁吁地跑進來）

小 帽裏姐，不好了，你父親來了，他一定要見你。

帽 (一驚) 怎麼，我父親來了？這怎麼辦？我出去躲一躲吧。(欲出)

小 你別，出去正好碰上他。

帽 那麼怎麼辦？(四下觀看，沒有可藏的地方)

小 你爬牀底下吧。

帽 那不好！

小 那怎麼辦？

男 來就來吧，跟他講講道理，也許能行，反正你是去定了，怕他幹什麼！

帽 倒不是怕他。你不知道他的脾氣，起碼得費一頓口舌。

小 (着急地) 你還講什麼，藏起來吧，就上來了。

(帽忽然發現右窗簾可以暫時藏一下)

帽 我先藏那裏，你們拿話給他支走了就行啦。